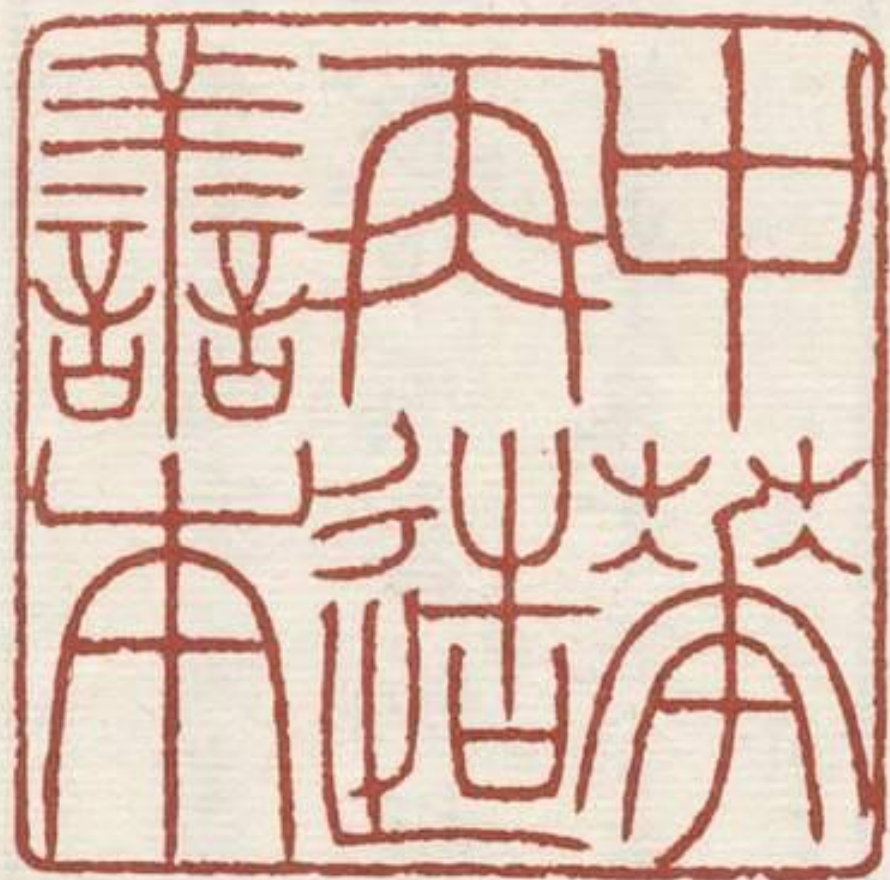


讀四書叢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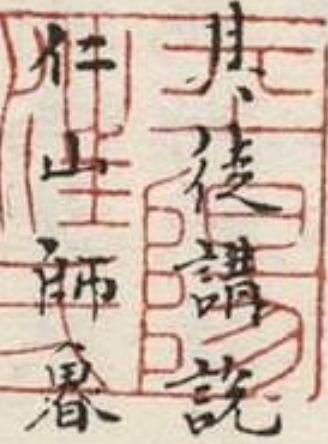
一

據中國國家圖書館藏元刻
本影印原書版框高十九·
七釐米寬十二·三釐米



吳師道讀四書叢說序

讀四書叢說者金華白雲先生許君益之為其徒講說而其徒記之、編也君師仁山金先生履祥仁山師魯聖王先生柏從登北山何先生基之門北山則學於勉齋黃公而得朱子之傳者也四書自二程子表章聲明其旨至朱子章句集注之出折衷羣言集厥大成說者固蔑以加矣門人高弟不為不多然一再傳之後不泯滅而就微則泮渙而離真其能的然久而不失傳授之正則未有如吾鄉諸先生也蓋自北山取語錄精義以為發揮與章句集注相發魯公為標注點抹提挈開示仁山於大學有疏義指義論孟有考證中庸有標抹又推所得於何王者者與其己意併載之君上承淵源之懿雖見仁山甚晚而契誼最深天資純明而又加以堅苦篤實之功妙理融於言表成說具於胸中向難開陳陳無少疑滯抑揚反覆使人竦聽深思隨其淺深而有得焉故自遠方來從學者至數百人遂為一時之盛今觀叢說之編其于章句集註也與者白之約者暢之要者提之異者通之畫圖以形其妙析段以顯其義至于訓詁名物之缺考證補而未備者又詳著焉其或異義微悟則曰自我言之則為忠臣自他人言之則為諛賊金先生有是言也此可以見其志之所存矣嗚呼欲通四書之旨者必讀朱子之書欲讀朱子之書者必由許



君之說茲非適道之津梁示學者之標的歟先是君未
沒時^西州人有得其書而刊之者君聞亟使人止之且恐
記錄之差也則自取以視因得遂為善本諸生謂予嘗
辱君之知俾序其所以然竊獨惟念昔聞北山首見勉
學臨川將別授以但熟讀四書之訓晚年悉屏諸家所
錄直以本書深玩蓋不忘付囑之意自是以來諸先生
守為家法其推明演繹者將以反朱子之約而已故能
傳緒不差閱大光明式克至於今日也又念某識君之
初嘗以持敬致知之說質於君君是之復舉朱子見延
平時其言好惡同異喜大耻小延平語以吾儒之學理
不患其不一所難分不殊耳朱子感其言精察妙契著
書數十萬言莫不由此學者於朱子之書當句讀字求
必若朱子之用功而後足以得其心此君之拳拳為人
言者也然則得君之叢說而讀之者其於君教人讀書
之法尤不可以不知也故因併著之君名謙其世余履
行與凡他經論著詳具友人張樞子長所為行述茲不
復贅云

黃潛作墓志曰先生叢說敷繹義理惟務平實嘗曰聖
賢之心盡在四書四書之義備於朱子顧其立言辭約
義廣讀者或不能悉究其義以一偏之致自異初不知
未離其範圍其可以易心求之哉

右白雲先生文懿許公所著讀書叢說六篇先生之于元與門人俞實史等之所校讎其文字無譌舛可誦習東陽張樞考其終始而序次其說曰古者左史記事右史記言春秋者左史之流而書者言與事皆記之也古書篇第至多聖人取其嘉言善行可以垂世立教近於時切於事者定著為書百篇凡聖賢傳道之微旨帝王經世之大猷盡在是矣遭秦滅學漢興掇拾補綴於焚棄之餘雖有所佚亡猶幸其不遂堙沒而無傳於世也於是立之學官以教學于孔安國始為書傳辭義簡質至唐孔穎達撰正義以推演其說其以後書說寢廣見於著錄者數十百家疲精神瘁枯竹間有所明而其大要卒不能以出夫二家之說焉朱子之為經於書屬之門人蔡氏固嘗質疑問難然非若易詩之有全書也

本朝設科取士並絀眾說而專用古注疏蔡氏猶以朱子故也蔡氏之說或有未備仁山先生文安金公於書表注通鑑前編引書語中既剖析而著明之矣先生受學之久聞義之邃獨患是經之傳出於朱子之門人苟一家之不盡則學者無所折衷非所以稱國家崇獎訓厲之意迺研精覃思博求其義為之圖說以示學者使人人易知焉於是言行並彰細大畢備書之與義微旨至此無餘蘊矣叢說中所引傳疏諸家之說或采掇其辭而易置其次不必盡如舊也蓋皆有所裁定而畢致其意非徒隨文引援而已雖其

說時時少異於蔡氏而異者所以爲同也先生嘗誦
誦金先生之言曰在我言之則爲忠臣在人言之則
爲讒賊要歸於是而已豈不信哉至正六年門人南
臺監御史白野普化帖睦爾與其僚大梁楊公惠移
浙東廉訪使謂先生之遺書雖已行於世而學者倦
於繙錄使得鋟板以傳此誠學者之幸廉訪使既受
牒轉移浙東宣慰使請下屬郡取於校官羨財以給
資用如監察御史言於先生所著詩物鈔八篇四
書叢說二十篇與讀書叢說皆刊行樞聞古之有道
有德者必推己之所明以發人之所未明已得之而
後施於人禮樂政教之謂也夫豈自爲己哉其或避
逅無位不能見之事業將以正人心覺來世者莫大
乎爲經自世學不明而士之爲經者各驚其偏私以
求聖人之意求之愈深而失之愈遠言之愈廣而襲
之愈晦此世士之爲經者之所同病也先生不幸無
位退而求之於經不爲奇新不求近名率以救往說
之偏得聖人之意而會夫大中之歸既沒而其言立
其施於人者博矣宜其爲士所宗爲時所尚考行易
名而令聞長世也先生金華人其諱字世系言行本
末具今翰林直學士烏傷黃公潛所爲墓志序銘茲
不述至正七年丁亥歲夏五月壬寅朔序

讀大學叢說

序

章句序作三大節每節又分作兩段

自篇首至非後世所能及為第一節

首兩句言大學之用蓋自至之性言得於天之理人人皆同然其至不能齊言得於天之氣人人皆異是以至全之言因氣之昏牽引物欲故失其善一有至復其性言得其氣之至清至淳者為聖人自然能盡其性於是體天道立標準而教化其民欲人復其已失之性此原三皇二帝立教之始

三代之隆以下言設教之法至周大備

自及周之衰至壞亂極為第二節
周衰至鮮矣言上無聖君而聖人在下移其教於下君師之職始分此天運之失常世道之大變然教法尤詳聖人有位者其政教止及於當時孔子之道有所畀付筆之於書而傳教於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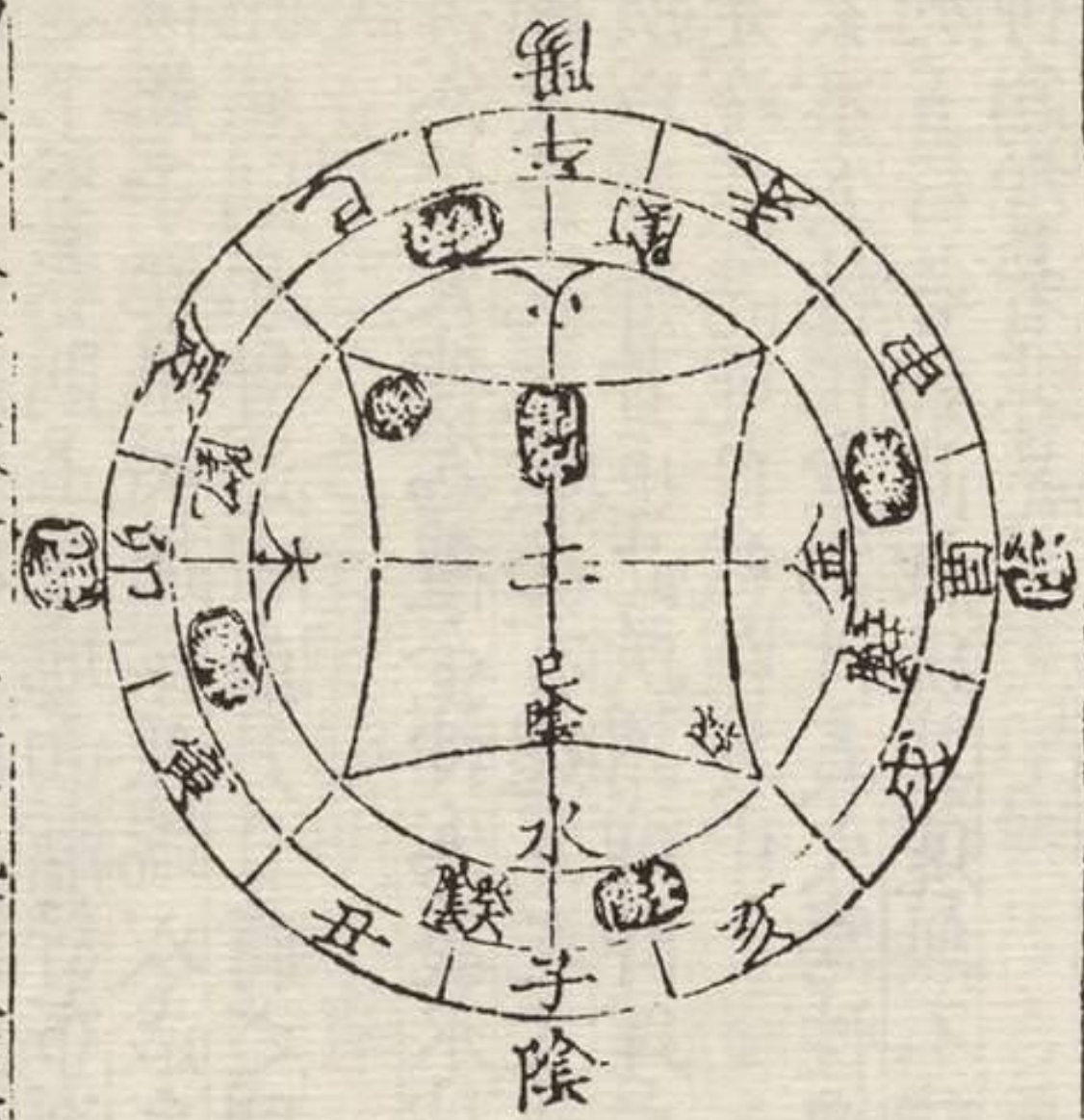
世人雖沒而書則存後有興者可復振
俗儒記誦以下言人亡教熄

自天運循環至篇終為第三節

前段言程子應運而生上接孟子
後段言補程子而全孔曾之書
復性圖



陰陽五行相涵之圖



陰陽五行合下齊有非是先有陰陽後生五行古人察氣之來往便立陽陰之名又見流行者有微有甚又立五行之名康節推天地自開闢至于復闔十有二萬九千六百年為一元一元之間只是一箇大來往而已一元有十二會則子至巳會六萬四

千八百年為氣之來為陽午至亥會六萬四千八百年為氣之往為陰一元十二會一會三十運一運十二世一世三十年一年十二月一月三十日一日十二時小而歲月日時大而元會運世只一般今於一歲之氣上易見冬至之日陽氣生於九泉之下至春則上至地面漸舒布夏而盛秋則收斂冬而伏藏又復起于九泉矣循環無端以歲序則自春始爾一元亦不過如此然則元會運世歲月日時之間各有陰陽有陰陽則有五行矣

木神為仁火神為禮金神為義水神為智土神為信凡言往來開闔只是說氣然必有理為之主氣譬如舟所以乘載理譬如柁所以運舟者也此所謂神即理之妙者也大抵說陰陽五行只是說氣而理自然在其中

太玄木為性仁金為性義火為性禮水為性智土為性信五行本於五行者如此細玩其理無不脗合鄭康成乃謂水神為信土神為智者非是

天之生人理氣俱到然有此氣故理有所泊是以談者多是先說

氣如中庸章句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氣以成形理亦賦焉是也此序却先單說理然後言氣質又著然字反接蓋要見人性本善而全皆可為聖賢却被氣質有偏故受而生者不等是人皆可以學文又不可不學也

氣稟不齊大約且分四等曰清濁純駁清者智而濁者愚純粹者賢而駁雜者不肖此以四者不雜兩端極處言之若清多濁少濁多清少純多駁少駁多純少或清而駁或純而濁萬有不齊故人之資質各各不同

聰明睿智聖人之資質聰明不專在耳目益主於心而言也聽得精審見得明了皆是心上事睿是思通乎微智是知識周徧睿如物格智如知至

禮智之智性之名睿智之智質之稱

盡其性是知之到行之極兼上知全兩字

天命為君師天非能諄諄然命之也天理只在人心天下朝覲訟獄謳歌者不之堯舜之子而之舜禹人心既歸即知天命歸之矣故孟子曰天與之人與之

治者法制禁令賞善罰惡凡政事施設皆是教者躬行心得能感化而可推充者也大小學之教固在其中

極字本義是屋棟借以為至高至中之喻今匠角亭子之棟最可見故曰至極之義標準之名此是聖人處天位為父子則極於慈孝為兄弟則極於友恭至於百度萬行一言一動無非天理之正中立此標準於上然後臣民莫不仰視爭趨興起而效之矣舜命契曰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汝作司徒命夔曰命汝典樂教胄子周禮大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大司樂掌成均之法以教國子弟曰百姓曰鄉萬民則司徒主鄉學之教曰胄子曰國子弟而成均又國學之名則典樂主國學之教也

三代之降是專指夏禹商湯武王周公之盛時是言聖人一代之興必修法度改制作亦因前代之舊而增益之至周公則大備矣王制有虞氏養國老於上庠養庶老於下庠夏后氏養國老於東序養庶老於西序殷人養國老於右學養庶老於左學周人養國老於東膠養庶老於虞庠虞庠在國之西郊鄭氏注曰上庠右學大學也在西郊下庠左學小學也在國中主宮之東東序

東膠亦大學在國中王宮之東西序虞庠亦小學也在西郊孔氏疏曰養老必於學者於孝悌也國老謂卿大夫致仕者庶老謂士及庶人在官者



陳仲道曰四代之學如此而周又有辟雍成均暨宗之名記曰天子設四學周之制也若周之學成均居中以成性也又曰均其過不及則曰成均其左東序其右暨宗此大學也虞庠

在國之西郊則小學也記曰天子視學命有司行事祭先師先聖焉卒事遂適東序設三老五更之席又曰食三老五更於太學所以教諸侯之弟祀先賢於西學所以教諸侯之德夫天子視學則成均也命有司行事祭先師先聖即祀先賢於西學所謂祭於暨宗者也適東序設三老五更之席即養國老於東

膠所謂食三老五更於太學者也然則商之右學在周謂之西學亦謂之暨宗夏之東序在周謂之東膠亦謂之太學蓋夏祭上東而下西商學上右而下左周之所存特其上者而右學東序蓋與成均並建於一丘之上成均頒學政右學祀樂祖東序養老更也

陳氏周學圖



商之右學周謂之西學亦謂之暨宗

夏之東序周謂之東膠亦謂之太學

朱子曰諸儒皆以養國老者為大學養庶老者為小學蓋亦因王制之言而意之耳陳氏說其位置又與鄭氏諸儒之說不同皆無所考闕之可也

明堂位曰米廩有虞氏之庠也序夏后氏之序也暨宗殷學也類宮周學也王制曰天子曰辟雍諸侯曰類宮孟子曰夏曰校

殷曰序周曰序學則三代共之項安世松滋縣學記曰學制之
 可凡於書者自五帝始其名曰成均詠者以成性也有虞氏即
 學以藏柔而命之曰序又曰米廩自其孝養之心發之也夏后
 氏以射造士而命之曰序以檢其行也商人以樂造士而命之
 曰學又曰魯宗以成其德也學之音則校校之義則教也至於
 商先王所以教者備矣周人備而兼用之內即近郊並建四學
 虞庠在其北夏序在其東商校在兩當代之學居中南面而三
 學環之命之曰膠又曰辟雍郊言其地壁言其象皆假借字也
 侯國皆立當代之學而指其制曰泮宮凡鄉皆立虞庠州皆立
 夏序黨皆立商校於是四代之學達於天下矣

項氏周學圖



右天子之學即王宮之學諸儒之言不同

王制諸侯天子命之教然以侯為學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大學在郊
 名曰類宮長樂陳氏曰諸侯之學小學在內大學在內故王制
 言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大學在郊以其選士由內以升於外然
 後以達於京故也天子之學小學居外大學居內故文王世子
 言凡語于郊然後於成均取爵於上尊以其選士由外以升於
 內然後達於朝也

右諸侯之學即國都之學



學記曰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注曰術當為遂
 聲之誤也古者仕焉而心者歸教於閭里朝夕坐於門門側之

堂謂之塾疏曰按書傳說云七十致仕而退老歸鄉里大夫為父師士為少師新穀已入餘子皆入學距冬至四十五日始出學上老平明坐於右塾正老坐於左塾餘子畢出然後皆歸夕亦如之上老父師無老少師漢書食貨志曰春令民畢出在塾冬則畢入於邑春將出民里胥平旦坐於右塾鄰長坐於左塾畢出然後歸夕亦如之入者必持薪樵輕重相分班白不提挈陳祥道禮書曰坐上老庶老於此所以教之學也坐里胥鄰長於此所以教之耕也疏又曰六鄉舉黨六遂舉序則餘閭里以上皆有學可知鄭注州長云序州黨之學注鄉飲酒義云庠鄉學也此云黨有庠是鄉之所居黨為鄉學之庠不別立序凡六鄉之內州學以下皆為庠六遂之內縣學以下皆為序又曰黨有庠疑夏殷禮也

右鄉學天子之制百里為近郊有六鄉二百里為遠郊有六遂大國三鄉二遂次國二鄉二遂小國一鄉一遂尚書傳曰百里之國二十里之郊七十里之國九里之郊五十里之國三里之郊按上注疏所言則閭里以上凡

鄉州黨族遂縣鄙鄗皆皆有學但閭里之塾為小學餘皆大學也

大戴禮曰王子八歲出就外舍學小藝獲小節束髮而就大學白虎通亦曰八歲入小學十五入大學尚書大傳曰公卿之太子大夫元士之適子十有三入小學二十入大學又曰歲事已畢餘子皆入學年十五入小學十八入大學按大戴禮是王子入學歲數書傳前說是公卿大夫元士之子入學歲數遲速不同程子止據大戴禮酌中為定朱子從之

灑掃應對進退是其所行故教其節六藝非幼少能盡行故教誦其文灑者播水於地以滌塵掃者運帚於地以拂塵也實水于盤攘袂及肘堂上播灑堂中握手灑之節也如為長者奠之禮必加帚於箕上以決地而退以箕自鄉而扱之如拚席不以鬣執箕膺指又如凡拚之紀必由奧始俯仰罄折拚母有徹之類是婦之節也扱音吸拚非運反鬣力輒反帚也搗又作搯舌也竝以涉反執箕以舌口嚮也如先生問焉終則對如長者問不辭讓而對非禮也入如長者不及毋僂言毋勦訟毋雷

同之類應對之節也 如見父之執不謂之進不敢進不謂之退不敢退如侍坐於君子請見不請退君子欠伸運笏澤劍首還履問日蚤莫請退可也之類進退之節也

禮謂五禮吉禮祭天神祀地示享人鬼之禮凡十有二凶禮喪荒弔恤凡五賓禮朝宗覲遇會同問視凡八軍禮師均田役封凡五嘉禮飲食昏冠賓射饗燕脰膾賀慶凡六 樂謂六樂雲門黃帝樂大咸堯樂大磬舜樂大夏禹樂大濩湯樂大武武王樂 射謂五射白矢謂矢貫侯過見鏃白參連前放一矢後三矢連續而去刻注羽頭高鏃低去刻刻然義尺謂臣與君射立襄君一尺而退并儀謂四矢貫侯如井之容儀刻矢并反襄音讓 御謂五御鳴和鸞和在式鸞在衡升車馬動則鸞鳴和鸞鳴則和應逐水曲謂隨逐水勢之屈曲而不墜水過君表謂若毛詩傳云褐纒旃以為門間容握驅而入擊則不得入是也舞交衢謂在交道而車旋應舞節逐禽左謂御驅逆之車逆驅禽獸使左當人君以射之 書謂六書象形謂日月之類象形亦為之會意謂武信之類止戈為武人言為信會合人意也轉注謂

考老之類

建類一首

左右相注

處事謂上下之類

假借謂公長之類一字兩用諧聲謂形聲一也江河之類皆以水為形工可為聲 數謂九數方田以御田疇界域粟布以御交質交易衰分以御貴賤稟稅少廣以御積累方圓商功以御功程積實均輸以御遠近勞費盈朒以御隱雜互見方程以御錯揉正圓勾股以御高深廣遠衰初危反稟力錦反累莫狄反朒女六反天子元子將繼世有天下眾子將封國為諸侯以至二字包諸侯在其中諸侯元子將繼世有國眾子將為大夫公卿大夫元士適子皆將繼世有祿位不問賢愚皆必當奉若公卿大夫元士之眾子則與凡民同擇俊秀入大學焉

漢有秀才士之美稱也北史萬人之秀曰俊凡俊秀只是人才出眾之名

次第言小大入學之年節目言小學之節文大學之八條目心得不是知得是此身体道而行理融神會契合之妙者所以著在躬行之下

日用如飲食起居皆是彝倫只是五者之常倫

性分是從天理大原頭分來底職分是見處地位君臣父子長幼朋友隨事合當做底

陵小山也夷平也陵夷言丘陵斜地漸漸與地夷平教化漸廢至於無類此

誦傳先王之法兼大小學言之傳是傳之當時與下詔後世對說支者木之末流者水之末餘者食之末齋者衣之末支流餘齋却是止把水與衣二者來比謂支分之流餘末之齋也

規模節目以三綱八條對言則三綱為規模八條為節目謂八條即三綱中事也獨以八條言之則平天下為規模上七條為節目平天下是大學之極功然須是有上七條節節做工夫行至極然後可以天下平

俗儒是害於內者異端是害於外者凡非聖人之道而別立異論者皆異端此是總名虛無寂滅又是其中目之大者老氏以無為道而其用專以清靜為宗釋氏以萬物皆空然後見其本性而以寂滅為期聖學止是五常人倫一切都是實事全然相反矣 權變詐也謀陰計也術數小道智數也百家各自立意持

子說

八

論人人不同諸子小說是也眾技陰陽卜筮醫藥種樹雜藝是也一切就功名者專以功利惑世百家眾技又以新奇詭異禍福射利之說誣民所以人皆眩瞽奔趨之不暇是故沈迷汨沒不復知仁義之歸是充塞而不能行也 雜出乎其間是俗儒異端之間蓋老釋二教雖背正道然其立言高遠又無塵俗勢利之趨故被他立得根基牢若可與正道角此外則必須依傍以成說故必出乎二者之間 漢藝文志推謀家兵法也數術家天文歷譜五行蓍龜雜占刑法也方技家醫藥之類也此序蓋用彼名而所該者或廣

如月之晦如日之盲如氣之否如川之塞晦盲言不明否塞言不行

反覆是展轉愈深而不可去底意沈如物沒於水而不可浮猶如病著於身而不可愈

戰國以來固是治少亂多然五季五十三年間五易代八易姓于時天下分裂為十餘國爭地殺人無日無之至於弑父弑君篡攘傾奪權譎變詐無所不有人倫盡喪天理消亡自古以來未

有甚於此時故曰季世

治休美而教詳明

表而出之章而顯之

指歸趣向趣言其始歸言其終

私淑者私善於人孟子不得為孔子之徒而私善於再傳之子思

朱子不得為程子之徒而私善於三傳之李氏此私淑字最切

經

經一章明明德新民止於至善及下逆順兩言八條目共四十三
字先王立學教人之法其餘皆孔子發明之言看三在字及古
之字可見

凡言道有二意天理氣化運行不息者謂之道人由義理而行亦
謂之道聖人贊易多言天之道餘經中所言皆是言人所行之
道也此大學之道又非二者之謂却是言太學中教人脩為之
方爾如君子深造之以道之道

凡言德亦有二意得天理而存於心者德也行道有得於心亦德
也此明明德字就得處言則是上一意及加明之之功而有得
於已然後有下一意

人之初生稟天地之氣以為形稟天地之理以為性理無有不善
則其性亦皆善所謂德也以其虛靈而能具萬物之理而可應
萬事故謂之明德氣則有清濁淳駁之不同得清者為智得濁
者為愚淳者為賢駁者為不肖此朱子所謂氣稟所拘及其有
知又為物欲牽引於外內有私意逐物而起此朱子所謂物欲
所蔽也氣稟所拘就有生之初言之物欲所蔽就有知之後言
之因此二者所得之明德竟被昏昧者當憑開發磨瑩之功
變化其氣質消去其物欲使此德復明此明明德之意人之生
同得此理與我無異既自明其明德又當推以及人使亦如我之
用功明其德此新民之意

天以善理賦人而人受之存於心者為性故性字從心從生是有
此心即有此理也得此性存於心其本則盡具萬物之理其用
則可應天下之事故謂之德然性是單說理德是就泊在氣上
處說故如此光明洞徹縱橫妙用應物無窮不可雜氣言之然
不可離氣言之蓋此理搭在正通氣上方能如此明若搭在物

之偏塞氣上如何會具衆理應萬事是故不可離氣言之也但不可道明德是氣耳此要體認

三句固是大孝之綱領分而推之則上一句爲下兩句之總綱領下一句爲上兩句之標的明德新民雖兩事對舉而新民亦是

明德中事

知止謂知至善所在定以理言靜以心言安以身言慮以處事言得謂得其所止

定靜安屬知慮得屬行定靜在事至之先安在事至之際慮在處事之時得在應事之後靜如不惑安如不動心朱子以不惑解不動心固若一般今且借此分開體認二節靜是明物理各見有定向後其心自然無紛擾故曰如不惑安是事來之時素有以應之如俗語不手忙脚亂故曰如不動心看孟子論北宮黝孟施舍曾子皆是就臨應事上說此安字與朱子所言略有不同然亦不妨通意試審思之

物即事也事即物也物有形而事無迹故互舉就明德新民以已對人言故曰物五者是一事之始終故曰事朱子語錄曰對言

則事是事物是物獨言則兼事在其中如仁者不過乎物所說物亦只是事

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此處上明字又與篇首上明字稍不同此謂推明明德之道於天下下明德字包章首明明德三字章句使天下之人使字体贴上明字意

不曰欲平天下先治其國而曰明明德者是要見新民是明德中事又見新民不過使人各明其德而已

凡言必先而后固是謂欲如此必先如此既如此了然後如此然而致知力行並行不悖若曰必格盡天下之物然後謂之知至心知無有不明然後可以誠意則或者終身無可行之日矣聖賢之意蓋以一物之格便是吾之心知於此一理爲至及應此事便當誠其意正其心脩其身也須一條一節遂旋理會他日

八條目前段自上說上者明明德新民工夫後段自上說下者止至善之功効

格物致知以知言誠意以下以行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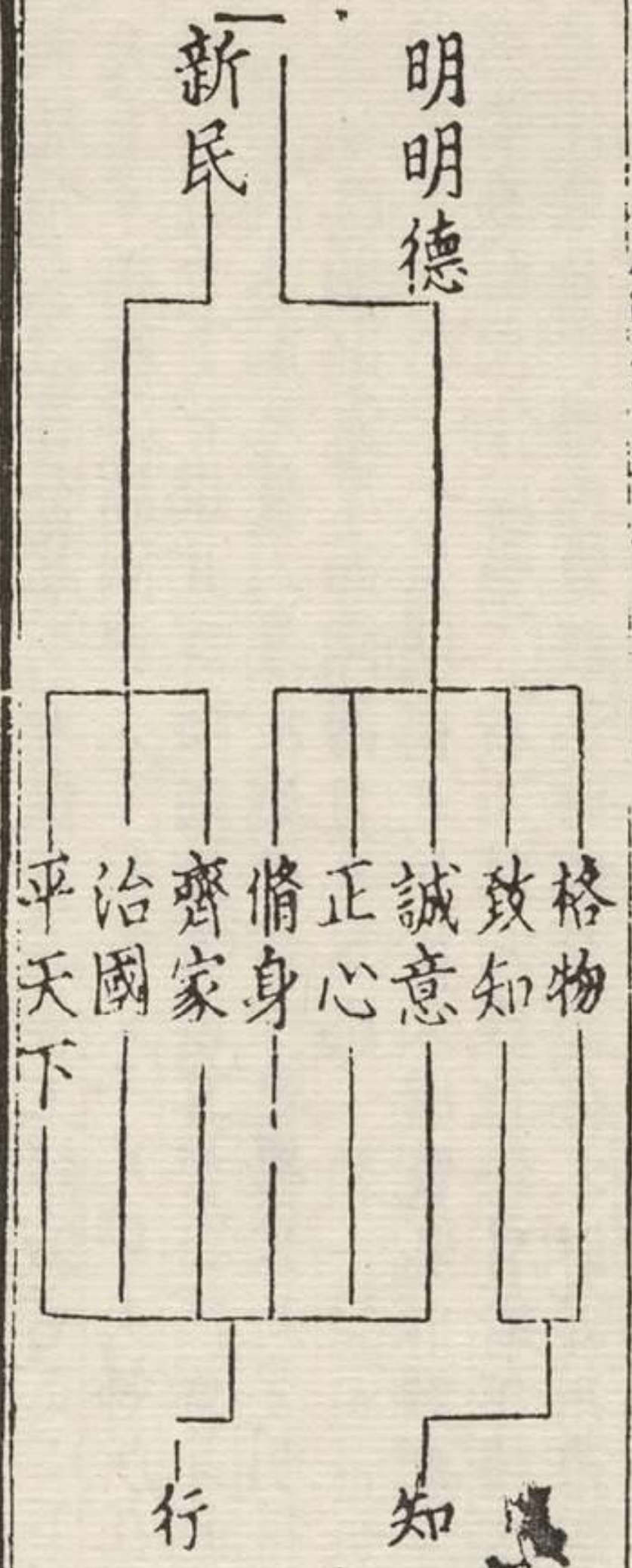
其本亂而未治者否此本字舉身而言上該誠意正心下對家國
 天下學謂家薄謂國與天下家者父子兄弟夫婦所在固所當
 厚國與天下皆推此以接之故當薄其勢自然如此此非是教
 人薄於遠正是教人厚於近也君子之學只是要明得分輕重
 之分既明則家厚而國薄自不容已

章句人之所得乎天原明德之所從來虛靈不昧解明字具眾理
 應萬事解德字虛靈正說不昧反說作一貫看下惟虛故靈虛
 是體靈是用惟虛靈故不昧虛靈是體不昧是用惟虛靈不昧
 故能具眾理虛靈不昧是體具眾理是用惟其具眾理故能應
 萬事具眾理是體應萬事是用又分看惟虛靈故能具眾理惟
 不昧故能應萬事人之所得至萬事者也是明德正訓下三轉
 却是說上明字但為氣稟至有時而昏原其所當明然其本
 至未嘗息者證其所可明下言明之方復其初言明之之效
 氣稟是內根物欲是外染氣稟濁駁有微甚則物欲所染有淺深
 明明德是要變化氣質消除物欲氣稟已一定物欲則日增用
 功者但要隨時隨事止遏物欲使不行開廓氣稟使通暢是皆

開發吾本有之光明所能至
 止者必至於是而不遷之意至善即是義理極處即中必至於是
 是不可不及不遷是不可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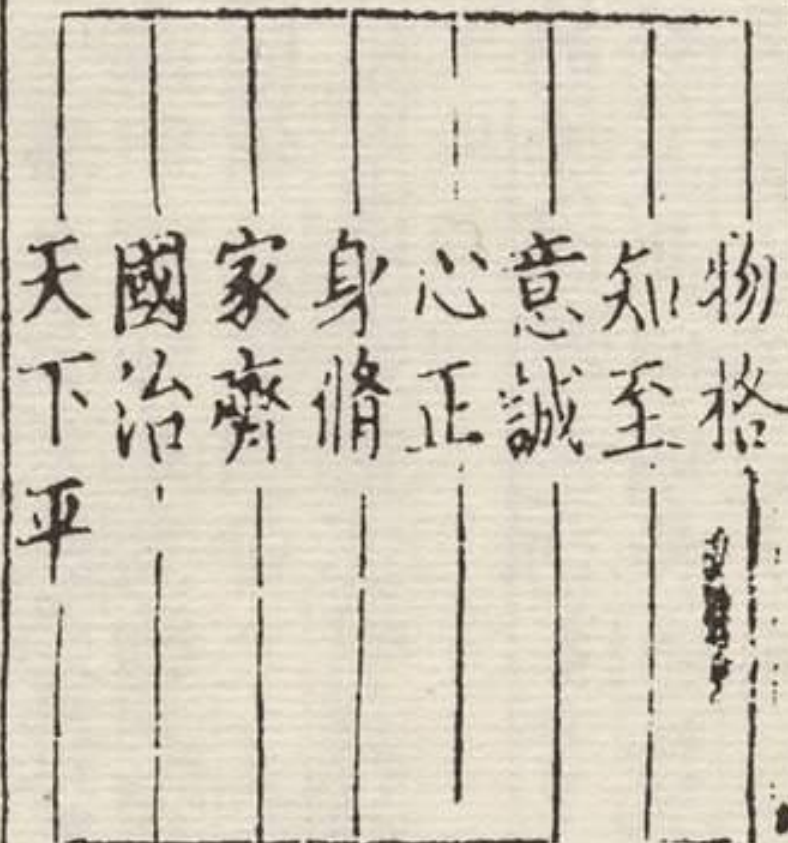
事理當然釋善字極釋至字
 脩身上至新民之事結八條目前節工夫而上至於明德新民
 二綱物格知至至所止之序結八條目後節效驗上貫知止能
 得五句而總於止至善之綱

三綱領八條目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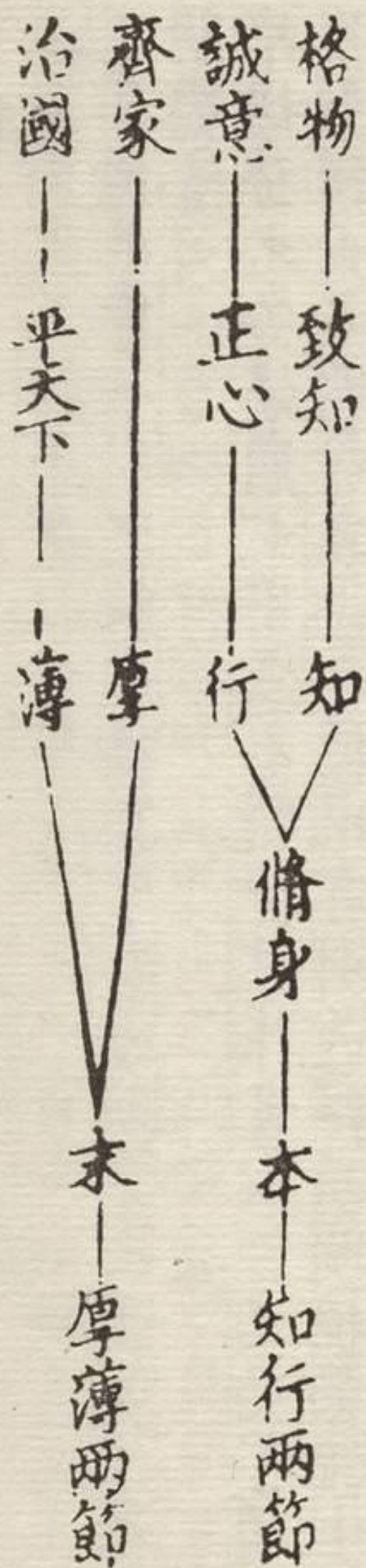
止於至善

本末圖



知止

得止



傳首章

庚誥者周武王封弟康叔於衛而告之之書克明德言文王之能明其德也曾子引之解明德克字有力明字即上明字德字包明德字

太甲湯孫之名湯崩太甲立不明伊尹作書以告之史官題曰太甲顧諟天之明命言湯之德也亦引之釋明明德顧諟上明字明命即明德就天付子處說謂之明命就人得之而言謂之明德

顧諟動靜皆顧一息之頃一事之毫末放過便不是顧天之明命雖是就付與我處言然此明命即是萬物之理在裏面故於應事處才有照管不到便暗損了此明命帝典即堯典克明俊德史官贊堯之德亦引釋明明德俊德即明德

第一節平說明明德第二節是明之之功孝弟三當法此而用功第三節言明其德以至於大此明明德之極功皆自明也難結上文自字有力明德須具自去明之方可

傳二一章

古人沐浴用盤盛水以杓取水澆身以杆承之苟訓誠猶公言果能真能此一節自新即明明德之意

日日新是接續意又日新是無間斷不已意第二節文公以新民為自新之民蓋民心皆有此善才苦心發見便是自新之機因其欲新而鼓舞之作字是前新字意新民了

夫只是推充感化兩事明明德於上則感而自新又因其自新之機推其有餘而引導勸誘之則民德日新矣

第二節周雖舊邦文王明明德而及於民政教日新初受天命日新一節言自新接上明明德作新民是新民工夫身命維新言新民功效第四節無所不是指言明明德新民兩事用其極言兩事皆止於至善下接至善傳

此章釋新民而章內五新字皆非新民之新盤銘以自新言康誥以民之自新言詩以天命之新言然新民之意却只於中可見傳二二章

王者所居地方千里謂之王畿王者所自治王畿居天下之中四方之人環視內向皆欲歸止於其地猶事各中各有至善之理人當止之也

緝熙與敬止是文王作聖功用緝熙是接續光明謂明德常明無時止息而又敬而行之則事二得其當而止於至善也緝熙体上言敬止用上言為人君以下是曾子之意言文王止於至善者如此君臣父子交是事仁敬孝慈信是五者之則即至善也

此五者人倫之大故曾子提出言之天下事無大小皆有至善所以貴於窮理而力行

五止是曾子就文王之德之實而言使孝者效之亦無不敬而止於至善也如文王之視民如傷發政施仁必先矜寡孤獨無凍

餒之老罪人不孥之類止於仁也崇侯誥文王欲叛紂怨囚之

姜里文王歎曰父有不慈子不可以不孝君有不明臣不可以

不忠豈有君而可叛乎及既釋之乃率殷之叛國以事紂所謂

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止於敬也禮記言文王為世子事

王季之節及言文王之祭事死如事生思死者如不欲生忌日必哀稱諱如見親如欲色然止於孝也君子慈其子莫大於教

之使成聖賢之德文王之子武王周公為聖人康叔封聃季載為賢者畢公召公亦以為文王子則止於慈可見矣文王治岐耕者九一仕者世祿平虞芮之田而歸者四十餘國又如文王伐崇三句不降退脩教而復伐之因壘而降又如汝墳詩言魴魚鱗尾王室如燬雖則如燬父母孔適則止於信可見矣

淇澳之詩美衛武公之德也此節工夫全在切磋琢磨四字上章句謂治之有緒而益致其精治之有緒謂先切磋而後可磋磨循序而進功夫不亂益致其精謂既切磋而又須磋磨求其極至工夫不輟切磋曾子以喻孝是就知上說止至善講習討論窮究事物之理自淺以至深自表以至裏直究至其極處琢磨曾子是就行上說止至善謂將行者省察克治至於私欲淨盡天理流行直行至是處慈考以下皆以效言慈考儲考曾子謂恂慄是德存於中者完赫考喧考曾子謂威儀是德見於外者著

賢親樂利金先生曰賢其賢考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崇其德也編其親者敬其所尊愛其所親象其賢也樂其樂者風清俗美上安下順樂其遺化也利其利者分井受廩安居樂業沐其餘惠也

邦畿一節言物各有當止之地只平說止字綿蠻一節言知止穆一節言止於至善淇澳一節言明明德止至善於戲一節言新民止至善

章句丘隅岑蔚之處是山岑銳翁蔚之地岑銳則網羅弓矢不可到翁蔚則鷹隼不可及可謂知其地之善而止之

朱子注文王之詩曰緝績熙明亦不已之意言穆二然文王之德不已其敬如此注載見俾緝熙于純嘏曰使我得繼而明之以至於純嘏也注敬之字有緝熙于光明曰績而明之以至于光明而注此則曰緝績繼續也熙光明也或問曰連續光明自無不敬而所止者莫非善也以三詩之注例之則此熙字非指光明之實乃緝之熙之是繼續之光明之也其重在敬字謂緝熙其敬而自然止至善也二詩言緝熙純嘏緝熙光明而此詩則緝熙其敬也

精是明白之至理指五事而言微且五事中纖悉之事及每事之

間曲折隱微處

推類盡其餘推君臣父子國人之類而知其餘有夫婦兄弟之倫推仁敬之類知其餘有夫義婦順兄友弟恭之則又推凡天下之萬物衆事亦莫不有至善之所在

嚴密是嚴厲縝密武毅是剛武彊毅曾子以洵慄釋瑟僞而朱子謂洵慄者嚴敬存乎中金先生謂所守者嚴密所養者剛毅嚴密是不懈踈武毅是不頹惰以此轉轉體認則瑟僞之義可見宣著盛大是四字兩意總解赫喧二字

講習討論是一串說省察克治是兩節意既講之又重習之復討論之言之轉密省是內自警省察是密察精詳此求已有未善也克者勝去治者平之此去其不善以從善也

饒雙峯曰咏嘆言其詞淫泆言其義淫泆者意味溢乎言詞之外也

傳四章

聽訟是新民之末節治國平天下宜專在聽訟乎况齊家一條聽訟更用不著古人言語不急迫雖是解經亦偶取聖人兩句來

李說

十五

說一事以為例爾此章當自下看上從大畏民志起聖人言為人上而聽斷獄訟得其平我亦與衆人無異然為治者致民有所訟方為之判斷亦未矣必使民皆無可訟之事乃得其本也此語有未發之意故曾子引之而續以明之其意蓋曰何以使民無訟蓋上之人能使無情實之人不敢盡其虛誕之辭天下事是非自有一定為人不肯認己之非而妄與人爭故致訟及至訟庭亦以非為是用虛妄誕謾之辭強辯力爭以惑上聽上之人為其所誑而亂事之真是非則人無所忌憚訴訟者紛然而起無實之言既不行則無訟矣又言何以使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必大有以畏服民之心志然後可然此句猶是歇後語不曾說破何以使民志服是使讀者自思其實德明便可服人心此謂知本一句只是結聽訟之本不是結凡新民之本詳讀可見

聽訟是新民一端新民末也然須有其本本即明明德也我之德既明則自能服民志而不敢盡其無實之言凡人爭訟必有一直一曲只是為聽訟者可瞞故雖理原者也敢來爭若聽訟者

德既明則人自不敢欺人既不可欺其上則不敢為惡不敢飾非而民德亦新自然無訟可聽如虞芮爭田不敢復文王之庭是文王之德大畏民志自然無訟

傳五章

此謂知本饒雙峯云知本只是物格二字之誤知字仿佛與物字相類本字從木亦是格字偏傍此說亦有意思若如此則兩句總是格物致知章結句爾不必作衍文

大孝在禮記中其次第錯亂不齊程子曾正之而未盡朱子重正之分為經傳其餘傳與經相合皆有條理惟格物致知無傳而大孝工夫始於格物若無傳則格物無用功之方朱子取程子之意為格物致知傳致知在格物是推極我之心知在窮究事物之理只是一意但在我在物不同耳所以只作一傳不分為二言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窮其理是先解致知即是格物一事見在字意明人心之靈莫不有知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是推知與理之原惟於理有未窮故其知有不盡是言氣稟拘物欲蔽者不可不致格大孝始教是言大孝教人以格物致知為始謂是

事說

十一

大孝用功起頭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窮之以求至乎其極此正是格物用功處但只把致格兩事統說在裏惟極我之心知在窮究事物之理格物之理所以推致我之心知用力之久一旦豁然貫通是言格物本是逐一件窮究格來格去忽然貫通知事人之理便知事鬼之理知生之道便知死之道又如曾子聞一貫之說便說出忠恕來蓋事雖萬殊理只是一曉理之在此事如此便可曉理之在彼事亦如此到此須有融會貫通脫然無碍如冰消雪釋怡然渙然處格物工夫至此方極物之表裏精粗無不到是言格物於一事之中須推明得到底透徹全無疑碍方是然後又去格一物不可於一事之中做半節工夫了便且住譬如看文字且於一章中窮究其訓詁辭語旨意隱微處無不洞曉了然後看第二章此是一物中表裏精粗無不到事二如此詳細是衆物表裏精粗無不到天下事物至多固不可件二窮格但格得物多後不揀見甚麼物夾只把這道理格將去自然貫通文公曾把破竹譬喻大意謂初破時逐節破數節之後一直破開去更無凝滯此喻最

切吾心之全体大用無不明全体即前其眾理大川即前嘒焉
事程先生教人格物有三事或讀書講明義理或論古人之
而別其是非或應接事物而處其當否文公取在格物致知或
問中然三事又當以讀書為先

表裏精粗事事皆有且如子之事親其道當孝此是表如孝經一
書之中有許多節目又諸書言孝節目不一此是裏粗是節目
中之所當然謂其間事為禮節也精是節目中之所以然謂事
為禮節中之至理也

此章須兼看或問

傳六章

誠意只是着實為善着實去惡自欺是誠意之反母自欺是誠意
工夫二如是誠意之實自慊是自欺之反而誠意之效慎獨是

誠意地頭

欺慊皆言自是意之誠不誠皆自為之自欺者適害己不自慊者
徒為人曾子以毋字禁之使人凜然知所戒又以二如字表之
使人知所趨

手說

十七

惡惡臭好好色人人皆實有此心非偽也二如字曉孝者當實為
善去惡若惡臭好好色之為也此二句作兩層看

前慎獨以心言後慎獨兼所處言
潤身体胖已含脩身意

此章第一節誠意正義二節誠意之反三節惡誠中形外四節善

誠中形外

誠意是致知以後事故章句曰知為善以去惡而心之所發有未
實也

苟且是去惡不決徇外是為善非為己也

章句於經云意者心之所發發如言初動處又於慎獨云審其幾
幾亦是初動處此固言心纔動便要實然心以体統言意即是
心發而應事處初動固要誠應事至於終亦要誠若只是初發
人未知時要誠及至事形之後却不必誠可乎慎獨而謂之審
其幾者是一動便須誠其實直至事之終首尾皆誠不然則發
已形見了此時於工夫却何所屬又不可入正心之目也下文
言小人間居為不善無所不至則是著於事為明矣而亦曰慎

獨又十目所視指及潤身體胖皆歸之誠意則意字相關前後始叙可謂分曉

銷沮開蓋銷沮出於無心閉藏却是用意大凡為惡亦是有此氣充此惡念行出此小人平時可謂張王為是他已曉得無不可為故見君子之專為善者一時慚愧前張王之氣銷沮自不可留於是暫為善以閉藏不善厭鄭氏讀為屢注閉藏貌朱子加銷沮字是閉藏之原若不銷沮則不肯閉藏也陸氏有鳥斬鳥斬兩音說文歐成反釋曰中黑也正是暗晦意思今宜讀然鳥斬

用力之始言致知用力之然言誠意序不可亂謂致知然後誠意功不可闕謂致知又不可不誠意

傳七章

有字當重讀忿憤恐懼好樂憂患四者是人不可免者但不可有之於心若一事有之於心則應他事皆不合理即是心不得其正

集義心不可有一物外面酬酢萬變都只是隨分限應去都不歸

自家心事纏繫於物心便為其所動所以繫於物者有二或是一事未來而自家先有這箇期待底心或事已應過去又知長留在會中不能忘或正應事時意有偏重這都是為物繫縛愚按朱子說此三箇有所可謂推明詳盡子莫執中事未來之有所也莊周緣督應事際之有所也顏子不遷怒事過後不有所也

事未來不可有意事已往不可留心

忿憤四者情也中庸言喜怒哀樂禮運言喜怒哀懼愛惡欲皆具情之名聖賢隨事提出告人所以不同

前言心不正是心雖在所應事上而情之用不當或以怒應而當真者或以樂應當哀者後言心不在是心不在所應事上謂身心全不相關所以前即便要察後節便當敬

雙峯謂心不正以義理言心不在以知覺言

大率忿恐好憂四字稍輕下四字尤重此章兩節前節說正心後節說脩身

四者心之用固人所不能無傳是有所二字為重事來感此心

其輕重大小以理應之而適於中事既往則此心便消釋如此則不是有所事來動此心被他著得重則應之亦重如忿至於憤恐至於懼好至於樂憂至於患此是有所或固滯於心而以忿憤應當喜者以好樂應當憂者亦是有所蓋四者便是喜怒哀樂但喜怒哀樂是平說此稍不同忿憤怒也但忿是怒之暴憤而怒而有志結意好樂則喜與樂也但好樂字有力而近於欲恐懼憂患皆言之類也但恐而至懼憂而至患皆有過當意金先生謂此四者重累其辭即是情之勝而滯之深也朱子用欲動情勝字蓋欲動是事來之初情勝是應事之際若此事已往情猶留滯移以應他事而不當亦情勝也

傳八章

親愛賤惡畏敬哀矜教情本十事以其意思相似作五句親愛畏敬哀矜是好上事故情賤惡是惡上事此十事亦日用常行必不可去者但不可偏一偏則非好惡之正

金先生曰教情只是常情之所忽如卑幼婢妾之類若一向偏於忽之則小有不知其善之弊又曰前四事是心上失故在正心章此五事在事上失故在脩身章

誠意章正言工夫又反復言其弊正心脩身兩章皆是反說其病緊要工夫只在誠意既誠則所行都是善一邊事但恐遇事時又有未盡善又要逐節關防

傳九章

孝弟慈三字是自脩身上說來以求齊家之原人自能盡孝弟慈之道推之治國便是事君事長使眾之道

保赤子是父母血父子之心如保者是言君養民亦當如父母之保赤子赤子不能言父母保之雖不中不遠况民之能言而意易曉者所欲與之聚所惡勿施雖不中民之心亦不遠矣前言孝弟慈而此獨就慈上言者蓋治國是上之撫下故專就愛民處言仁讓必一家方能一國化貪戾只一人便能一國亂至於備事又

只在人之一言以此見為善難為惡易不可忽如此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一向只就桀紂上說桀紂雖惡其出令亦未嘗不善只是民不從而從其好

藏乎身不怨是存乎身者無可推之道

孝弟慈而為事君事長使眾之道是善底不出家而成教於國仁讓貪戾而國皆從是善惡兩端不出家而成教於國堯舜帥天下以仁而民從繼一家仁讓一國仁讓而言桀紂帥天下以暴而民從繼一人貪戾一國作亂而言

宜其家人詩中本言女子能宜家曾子引此以明孝者德化行於閨門之內而使女子能宜家進一進說第三引詩而言父子兄弟足法亦是我之威儀全無差忒誠心德化感格上下而父子兄弟之慈孝友恭皆可為天下法然後民法之也

三引詩自內以至外婦人女子最難於化而夫婦之間常人之情最易失於動不以正化能行於閨門則德盛矣故引詩言夫婦為首而兄弟次之總一家言者又次之

治國平天下一曰感化二曰推充已有德人感而化於善者上也推此道而充廣者次之然人不能盡化而所觀感者亦未必盡天下之事故須有禮樂政教使人有可效之法是以大孝中皆具此二意此章章首至成教於國是化三所以是推保赤子是就慈所以使眾一條上說是推仁讓一節是化帥天下一節是化有諸已無諸已足推三引詩是化

傳十章

此章分作四節看自章首至失眾則失國為一節自是故君子先慎乎德至不善則失之為一節自楚書至驕泰以失之為一節自生財有大道至蓋終為一節四節中又分為小段看

第一節專反覆言絜矩分五段

第一段老老長長恤孤是直從齊家上說來即前章孝弟慈也老老長長恤孤是上之人能盡此則足以感於下與孝弟不倍是下民觀其上而化之好善惡惡人心所同故上之人盡孝弟慈而民便興起可見人同有此明德而易化矣則上之人凡所好惡民無不同者然天下之大兆民之眾須有規矩制度使各守其分以遂其孝弟不倍之心而不拂其好惡之情然後可不然則上下無節不能均平齊一也是以己之心度人之心品量位置以為之限則天下無不平矣故有絜矩之道上三句是化絜矩是推

九章言孝弟慈十章亦言孝弟慈九章是推充是正說孝弟慈者修身也所以齊其家推而治國者也十章是感化是發凡說上之人孝弟慈下之人便能如此則是凡上之人所欲得者下之人皆所同欲既爲人上則境內匹夫匹婦不獲自盡則無以成治平之功然而地大民衆必有規無法制然後可以周徧而公平故須度義以處之故曰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平天下之道在絜矩絜矩之原在識其端而推已耳所推者只是好惡兩面在上者已之好惡無不得則使人人各得其好惡至於大小高下厚薄則隨人所當得之分

矩以器言即木匠之曲尺也以義言則方也總言則用曲尺以度方絜矩只是度義兩字

第二段專釋絜矩之義上下四方均齊方正自守所當得之分不侵越出外上之人如此則下民化之亦循其矩而不敢侵其外也

且如君十卿祿爲君者但於十分之外多有所取若不損百官便是損於民我所得既多它所得必少此即是不能絜矩凡事

皆是如此

第三段言上之人能如愛子之道愛其民則下民愛其上如愛父母然愛民之道不過順其好惡之心而已大約言之民所好者飽暖安樂所惡者飢寒勞苦使民常得其所好而不以所惡之事加之則愛民之道也

此段言能絜矩之效

第四段節南山詩家父所作其首章曰節彼南山維石岩岩赫赫師尹民具瞻憂心如惓不敢戲談國既卒斬何用不監赫赫顯盛也師太師三公惓熯也談言也卒盡也斬絕也監視也上兩句興兼比体下六句賦体言截然高大之南山維見其石之岩岩然此赫赫然尹氏居太師之位乃下民之所瞻望者乃暴虐無道下民憂之其心如火焚惓憂之極而不安處也甚而至於不敢相戲言語可謂極矣如此則國家謀已終至斬絕汝何不監視之乎此家父知下民困於尹氏之虐而爲此詩也大孝只引上四句則下四句意亦在其中凡引詩書皆是斷章取義此處却當兼下文看元見分時言爲人上者赫然如此則

當謹絜矩之道不可稍有所偏偏則天下僂

此段言不能絜矩之害

第五段引文王詩言殷家未失衆之時則能配上帝既失衆之後則不能配上帝矣當監視之而知天之大命不易得也命不易即喪師而不配帝也下得衆言未喪師失衆言喪師也

此段結上文兩段得衆得國結能絜矩之效失衆失國結不能絜矩之害

第一節言爲人上者明德爲本而財用爲末財固是國家所必用而不可無者但當脩德爲本絜矩而取於民有制中分五段

第一段君子先慎乎德至此有用言德明而人服有土而有財

第二段德者本也至施奪言當脩德而絜矩取民財有制
第三段財聚財散兩句財聚民散言不能絜矩取於民無制之害財散民聚言能絜矩取於民有制之利散財不是要上之人把財與人只是取其當得者而不過蓋土地所生年年只有許多數目上取之多則在下少

第四段言悖貨悖四句又以言之出入比貨出入不能絜矩取

於民無制之害

第五段引書以結之與前文王詩相應

第二節言用人蓋治天下之要專在於用善人故也中分七段

第一段引楚書楚王孫圉聘於晉趙簡子問曰楚之白珩猶在乎對曰然簡子曰其爲寶也幾何曰未嘗爲寶楚之所寶者曰觀射父能作訓辭以行事於諸侯使無以寡君爲口實又有左史倚相能道訓典以叙百物以朝夕獻善敗于寡君使寡君無忘先王之業又能上下說于鬼神順道其欲惡使神無有怨痛于楚國曾子取其意而言金玉不當寶惟當寶善人

第二段語見檀弓蓋重耳出亡在外而有父喪秦穆公使人平之意欲使之爭國而舅犯之言如此大孝引之其意若曰豈惟不寶金玉至於國家之利亦非所寶而惟寶人也

此兩段承上內德外財之意而起下用善人之說

第二段引秦誓專言爲政者好惡之公私此段又必當分作兩截看尚亦有利哉以上是一截以下是一截每節當假作二人休休中心樂易之意有一个臣其心誠一樂易而能容物者此

以在上為政者言有技以才言彥聖以德言上面斷斷休休之人見下有才有德者則能舉用而容之便可與國家而利及子孫衆民此一截言能絜矩而以公心好人

下截人之有技上自然含斷斷休休之反之意謂有一个臣其心偽雜傾躁而不能容物者見有才者妬之有德者阻之使不得進既不能容引善人則惡人進以敗其國家而不能保子孫衆民此一截言不能絜矩而以私心惡人

第四段言能絜矩而惡惡得其正所謂放流則放流上文媚疾蔽賢之人朝廷之上惡人既去則善人方得通下又以仁人總結之言能絜矩者也

第五段言絜矩而薦賢當速退不肖當遠

第六段言不能絜矩而好惡之反

第七段以得失結之忠信善人也驕泰惡人也忠信則能絜矩者也驕泰則不能絜矩者也此節雖主用人言然為君者自忠信則能用忠信之人其原又在上

章句謂三言得失而語益加切蓋第一得失以人言之第二得

失以事言之

第三得失就心上言至上之人心不善則事皆不

善而失之故曰語益切

一能絜矩不能絜矩之得失二尚德尚財之得失三用善人用惡人之得失大率絜矩則得之絜矩則失

第四節言生財之道前節但言內德而外財此節直言生財之方

而生財當用君子不可用小人總上兩節之意中分五段

第一段正言生財之方呂氏解極明白切當而朱子謂務本節則尤為精密生衆為疾務本也食寡用舒節用也

第二段言仁者外末不仁者內末即前節內德外財之意

第三段言內本外末之效絜矩章本多是推意此段却是化

第四段言上之人當絜矩不可侵下之利雖養雞豚之小利尚不可與民爭而况為君者專事聚斂以虐民乎

以利為利快目前之意而為禍深以義為利不過儉目前之用而福自遠

伐冰之家章句謂卿大夫以上喪祭用冰者也周禮天官凌人祭祀共冰鑑大喪共夷盤冰共音恭鑑胡監反甕大口皆春夏

祭時用鑑盛冰而致祭物於其中以禦溫熱之氣防其味之變也夷尸也夷盤廣八尺長一丈二尺深三尺實冰其中而以尸床置其上所以寒人死之尸也

此段言君子能絜矩而生財之利

第五段又言有天下者當用善人若用惡人至於天災見於七人害生於下國勢將崩此時雖有聖賢欲來扶持亦不可為再

三戒用人之詳也

天災如日食星變水旱蝗疫皆是人害如民心怨叛寇賊姦宄

兵戈變亂皆是

此段言小人不能絜矩而生財之害

此章大意治天下在乎絜矩而絜矩於用人取財處為要然得失之幾全在忠信驕泰上發於心者忠接於物者信則事皆務實好善惡惡皆得其正而能盡絜矩之道存於心者矜驕行之以侈肆必不能絜矩則遠正人而譏諂聚斂之人進矣故忠信驕泰治亂之原也

讀大學叢說

